

人体特异功能已经为越来越多的事实所证明。据复旦大学黄京根博士说，人体特异功能是指人体的正常功能以外的功能。主要有非眼阅读功能，意念传递功能，空间传阅功能，非接触移物功能，非直接书写功能，意念力功能等等。但这些特异功能，若非目睹，一般很难令人相信。因为它和一般的常识和现知的科学理论相违背。

记得三四年前报刊上关于这个问题的报道曾引起过一场轩然大波。似乎开始是报道四川发现有早读认字的孩子，接着是X地又发现有手认字的小姑娘。后来呢，仿佛是在比赛“放卫星”，好几个省市都自称发现了有特异功能者——咱陕西也不例外。真真假假，虚虚实实，扑朔迷离，让局外人眼花缭乱。我想，这中间不乏有以假乱真者、捣鬼骗人者、吹牛撒谎者、沽名钓誉者、哗众取宠者。那一阵子报刊竞相转载，闹得沸沸扬扬。“新鲜”有余，严肃不足，着实有些过火了。有几位德高望重的老先生目不忍睹，发了脾气，说如此宣传实在有失国体。于是乎，风云突变，几位老先生的一家之见忽地又变成了“金口玉言”，反駁不得，又是一个劲地转

事实是真理的基础

牛歌

载。最后，是无人再敢言“特异功能”，仿佛原先所登统统是痴人说梦，白日见鬼。

我觉得这种一哄而起——一哄而散的现象很有典型意义。开始是没动脑子，只因热闹；结尾是赶快收摊，不问所以。至于事实本身，事实本身所孕育的意义，则很少严肃认真地论及。我觉得悲剧也往往出在这里。人体特异功能蕴含着新的科学内容。人体特异功能向人类提出了挑战：意念是不是一种物质运动？精神和物质是不是可以在更深一层的物质运动上统一起来？人是否存在“第六感觉器官”？物理学除了四大基本作用力（引力、电磁力、弱作用力和强作用力）以外，是否还存在其它形式的基本作用力？可以预期，它正孕育着一场甚至比二十世纪伟大的“相对论”和“量子力学理论”更为伟大的科学革命。科学地研究这一切是人类责无旁贷的使命。已故总理周恩来讲过：“只有忠于事实，才能忠于真理。”世界之大，无异不有。对于异，只要不是简单地把上帝和如来拉来圆场，而是探索和研究，我想应该举双手欢迎。

冒险家

[美] 欧·亨利 陈红伟编译



纽约的冒险家福斯特走到大街上，望着对面灯火辉煌的饭店感到饿了，然而在饭店吃饭谈得上什么冒险呢？他想去既便宜又危险的地方，无论在哪儿也得给饭钱。他搜遍大大小小的十三个口袋，身无分文。

一个三十开外的人走过来问道：“没钱？”

“象是那样，”福斯特说，“我想也许会有一美元在……”

那人笑着说：“雨翻了，几分钟前我有过同样的经历，搜遍全身仅找到二便士，这又能买什么饭呢？”

“那么说，你也没吃饭？”福斯特问。

“没有，但挺想。看起来你象个愿意冒险的人，咱们去对面的饭店进餐吧，象富翁一样挥霍一番，饭后以猜二便士的反正面来决定谁去告诉招待我们没钱。我叫艾乌斯。”



三代人的故事

许蒙

艾乌斯更舒适地安顿了一下自己，一点没动。

“当我被捕时，你想在这儿看？”福斯特问。

“你不介意吧！我还从未见过正人君子因不付账而被捕的呢。”艾乌斯说。

福斯特犹像片刻，在账单上签上姓名，招待点头拿走了。

“你瞧，”福斯特轻松一笑，“两年多来我常在这就餐，签名按月付金。”但是，他补上一句，“谢谢你明知我没钱还同我在一起，况且你是也可能被捕的。”

“告诉你，”艾乌斯笑了笑说。“饭店是我开的。”

作者简介：欧·亨利（1862—1910），原名威廉·西德尼·波特。美国著名小说家，出生于美国南部卡罗来纳州一个小镇的医生家庭。一九八五年开始以“欧·亨利”的笔名从事创作。作品甚多，是一位颇有独特风格的作家。他善于捕捉都市生活中令人啼笑皆非而富于戏剧性的场景。笔触简洁而形象生动，以情节取胜，结局往往出人意外，使作品妙趣横生，耐人寻味。一些作品从侧面对资本主义社会作了有力的揭露和讽刺。

偶感（散文）

卢保良

银发的侯大妈，坐在靠窗的床边，带着副老花眼镜，正在专心地给儿子织毛线衣。阳光照在室内的地板上，温暖、惬意。我环顾室内，望着侯大妈慈祥的面容，不由想：这要是我的家，该有多好！

我慢慢走向阳台。虽然是人口聚居的楼房区，但这时候却丝毫没有嘈杂的响声，相反，却显得安静。我不禁又一次想：这要是我的家，该有多好！

然而，我的家在遥远的他乡，并且，母亲也不在人世了……

小幽默

没有出生的小孩 其他小孩在屋里愉快地玩着，一个小男孩，坐在门槛上十分忧虑和悲伤。——你为什么不进屋和他们一块玩？——我在扮演没有出生的小孩，怎么会进去玩呢？

时间到了 ——请原谅，我再也没有时间和你谈天了！瞧，下班的时间到了。

山菊花（小说）

徐广民

一切似乎是在预料之中，但却又是那样的突然。

我如约来到了那开满山菊花的岔道口。小溪东流，小路南延，看不见尽头。青绿的是麦苗，金黄的是山菊。她，背朝着我。

一阵难熬的沉默，终于，她回过了头。

“有事？”我避开她的目光。

“娟娟后天就要入学了。”她的声音有些沙哑。

“什么学校？”

“中医学院。”她说得很快。随即又转过身去，望着那西边的天际。

十年前，由于一些说得清和说不清的原因，我和她，还有七岁的女儿分手了，也是在这个岔路口。我沿着向南伸延的小路去了，她却站在了东流的小溪边。和今天一样，青绿的是麦苗，金黄的是山菊。

孩童时，母亲有

病，死得很早，父亲总希望我长大后能当一名医生。但我却和莫扎特、贝多芬交了朋友，并且在偶然的一个机遇中，进了制片厂。老父亲临终时，还念叨着，盼家里将来出一名医生。

与她分手后，由于现在的妻子不生，加上



生活琐事的忙乱，使我无法顾及和兑现父亲的临终嘱咐。可是今天……“呵，中医学院！”我在心里反复咀嚼着这几个字，一种莫可名状的苦涩涌上心头，我感

到有些眩晕。“我该回去了。”她的声音很低。望着她苍白的脸庞和面颊上的泪珠，我的心颤栗了。十年来，出于表面尊严的需要和心理的自我平衡，我默默地承受着咎由自取的一切。我从来不愿意向任何人提及我重新组建的并不幸福的家庭。是虚伪，还是本能，我说不清。可是，她却忍受着世俗的偏见，和女儿相依为命熬过了最艰难的日子。

我向她走近了两步，望着她抽动的肩头和期待的目光，举起了双手，但又下意识地在胸前，什么也没有做。

远处，落日的余晖把小溪旁那金黄金黄的山菊花映照得更加光彩艳丽。我俯下身去，轻轻拨开泥土，挖出一簇带根的山菊花捧到面前，深深地嗅着。呵，一股带着苦涩的清香……



儿时 我数数门上的泡泡钉 数来数去老数不清 自己却一三三四五地长大了 长大了城门就老了 落了个黑洞 幽幽地话说今古

老城门 周晓云

说那一页辉煌的历史 一支什么兵来攻城 播木滚石也攻不动 （却被岁月攻破了） 今天的脚步进进出出 总响起“空空”的回声 透明羽翼的鸟儿 经城门都变成了蝙蝠 汽车不要老城门 轻骑不要老城门 人们不要老城门了 老城门整天打呵欠

刊头设计 董凤山 本版编辑 叶广岑

祭

——献给秦岭深处的一位养路工 陶学信

你曾举着沉重的十字镐，把太阳和月亮掩埋在山场，于是，一道闪亮的彩带，把大山紧紧缠绕。听，至今山风还在呼号：献宝，献宝！

你曾流淌着咸湿的汗水，把三伏和三九从四季中冲掉，于是，一条钢铁的巨龙，昼夜在山间欢叫。看，飞驰的车轮始终和时间，赛跑，赛跑！

现在，每一个过路人，都向你弯腰，问好；尽管你已经去了，走得很早，很早……



农家

张朝翔